

傣族织锦 让非遗“活”起来



在腾冲市五合乡联盟社区,有10个傣族聚居的寨子,这里分散居住着2700多名傣族同胞。斗转星移,高黎贡山下,世代居住于此的傣族同胞的生产生活亦随着社会发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然而,一种兴盛于农耕时代的古老技艺——织锦,并没有消失于历史长河中。如今走入那些傣族寨子,仍有人家屋檐角落里摆放着纺线、织布的机器,在某个农闲时分,某个静谧的小院里依旧会响起沙沙的织布声。

做工 包含了10余道繁复的工序

傣族织锦工艺十分复杂,包含了搓棉、纺线、摇线、排线、穿线等十余道繁复的工序,所织花色模板经代代相传,并根据时下流行的元素进行一些细微的改良,到今天大致有3个大类,由傣语音译为汉语,分别是满娜、满盖和满唆,每个大类下又包含了数种花色。

满娜是最古老的种类,是平布类的

总称,主要用于洗脸毛巾、手帕等日常生活用品;在3大类织锦中满盖最为精致,人们织布时佐以金线,穿插在色彩明丽的布料间,颜色的撞击、花纹的精细产生了别样的美感,满盖主要是做衣服的布料;满唆则是一种花纹较大、肌理粗大、布匹厚实的布料,主要用于被面的制作。

传承 让织锦产品更加贴近生活

据傣家姑娘阿改介绍,她两个小时只能织一朵大约10厘米长的花,若是再加上前期的纺线、穿线等各种工序,每米傣锦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就更多,而布匹,作为一种半成品还将面临着后续的加工制作。阿改遗憾地说,或许有一天这种工艺会彻底消失。如此费时,替代品如此之多,为何还要坚持织锦?阿改略略思索,脸庞上挂起一丝笑意,缓缓说道:“大约是因为布料的魅力。”正如阿改所言,如今在五合乡联盟帕连、荷花村、畹岭、佟家庄、大新寨等傣族村落里,大量妇女外出务工,留在家中的妇女多数已是年迈,还在坚持织锦的越来越少。仍坚守织锦的那些人,多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热爱。

如何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继续传承?如何通过这项技艺让村民的钱袋子渐渐鼓起来?很多人想了很多的办法,这一次,以阿改为主的这一批年轻的傣族姑娘正在进行一个新的尝试,除了传统的用途外,她们想方设法让织锦产品更加贴近生活,做出很多让游客爱不释手的各款式包、筒帕和绣衣等。于这些姑娘而言,让非遗融入生活、让人们记住文化的乡愁,是一份使命。

本报记者 崔敏
通讯员 王艳艳 摄影报道



匠人鲁永红 让石雕有“灵魂”



玉溪市通海县的“能工巧匠”闻名云南,近代滇中著名的古建筑、木雕、石雕大多出自通海匠人之手,这里常是一派“家家闻锤响,户户操钎忙”的景象。

头大腿细、脑鼓鼻凹、耳如卷叶……在通海县河西镇石山村委会的鲁氏石坊,一对对雕琢精美的滇南石狮摆放在院子里。这些憨态可掬的石狮,均出自当地石雕匠人——鲁永红之手。

创意 新作石头茶盘大卖

鲁永红出生在一个石匠世家。1990年初中毕业后,便跟随父亲、兄长们学习石雕技艺。据他回忆,那时候,除了墓碑,农村里建盖土木结构的房子时,在大门处都会使用石头雕刻的门槛石和柱脚石。因为工艺简单,鲁永红的石匠生涯便从雕刻门槛石和柱脚石起步。在清脆而有节奏的“叮叮当当”声中,鲁永红日复一日地练习,为他后来的精雕细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时我学到的石雕技术,都是祖辈们一代代手口相传,没有理论的系统学习,新的想法也很少。”鲁永红说。1995年,他到云南艺术学院雕塑专业进修。

一年后,他回到家乡租了山地,搭起了一个简易的石棉瓦棚子,开始创业之路。他把学到的知识和自己的想法融入作品里,作品慢慢有了“灵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找上门来定制石雕作品。

鲁永红说,雕花石缸、石桥、石狮、石象、浮雕等都是他雕刻的常规作品。一次,一位客户想请他雕刻一个石头茶

盘。以前从来没做过,但他还是接下了这个活。“只要客户有需求,我就可以做,不会不可以学。”他了解到,这位客户的儿子正在准备高考。经过彻夜思考,鲁永红敲定了雕刻方案:石头茶盘上雕刻两条龙,一条是完整的龙,另一条的头是龙,下半身是鱼,“鱼龙”的头部已跃出水面,两个龙头深情相望,寓意父亲“望子成龙”,借茶盘祝客户的孩子学业有成。自那以后,鲁永红的石头茶盘便卖火了。



精湛 作品“遍地开花”

2013年,在昆明举行的首届木石砖三雕竞技比赛上,鲁永红用青石雕刻了一对滇南石狮,凭借精湛的雕刻技艺,拿下了石雕类比赛一等奖。从那以后,他还相继获得“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滇南石狮代表传承人”“省级民族民间工艺师”“云岭首席技师”等荣誉称号。

昆明市博物馆红砂石浮雕墙《滇王出巡图》、昆明世博园线雕石墙《茶园》、洱海边汉白玉圆雕《沧洱之源》《鹿角庄》、通海文庙大成殿前的滇南石狮……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他的石雕作品,如今的鲁永红,已是一名石雕艺术家。

本报记者 李春丽
通讯员 姚锋 摄影报道